

[illegible]

References

自從今年春天，譯述巴克夫人的福地，很簡略地批評它，我常在熱望中等着讀者的話語。結果，有幾位朋友忠告我，使我很心折，他們大概是說：

「你的譯文節略得太多了，不能使讀者欣賞原書那些小中現大的關節，雖然你的全文是一氣串貫，不會損及一切的完整。」

「你批評的立場還不是目下能夠取得一般信任的，並且，你那些話如想博得大家的了解，也應說得更加詳細些。然而，就一般情形論，文學和社會科學還屬兩個營陣，物觀的文學批評之在今日，不管強着看小說消遣的人，去念

他所最覺枯燥的理論文，怎會引起他的興趣呢？

還有一位非常真摯地講：

『譯文看看倒嚙哈，一篇批評格末叫做討厭哉！』

我仔細一想，搖着筆桿子的人本來就是一種高等乞丐，不過乞丐也有自己的主張，何必跟在他人後面走。這自然也是因為所謂個性畢竟還能作用在今日，我又怎能不被其同化呢？但是取得了了解，終屬一切文章的目的，我幾位朋友的忠告是了解的標準，所以我終於全部採納了。

今年秋天又有機會遙譯巴克夫人的兒子們——她的福地的續編，也就是又有機會好做一篇批評了，尤其是採納許多美意去做一篇批評了。於是我決定我譯評的新態度：

少用術語，

少說學者們頭巾氣味的話，

少使讀者思想超離現實太遠。

這四『少』的文字，究竟能否得到讀者同情，而高興進一步地了解我，那或者還須要等巴克夫人的孫子們（？）曾孫們（？）出版後，我是否還有勇氣再去譯評罷？最近我已被人罵做是太過時髦了，然而我却以為在一時代下，何事不是時髦？同立異，甚至於挽救頹風又何嘗不是一種時髦呢？

二

如果看水滸傳只是念念不忘於西門慶怎樣私弄潘金蓮，讀了紅樓夢單單愛那悼紅軒原本的卷之六，這好像支解兩部大書，單單嚼了它們小小的斷片。兒子們自然不比水滸、紅樓的偉大，它確把捉了現代中國的幾個剖面，描寫之而又渲染之，在錯綜裏表現中心的問題，是值得我們思辨的。

了解作者的意識，了解作者所描寫的時代，要算讀者的兩樁要務。讀者如果不曾認識作家，無從批評作家意識中的一個時代，一種人生，他便不成其為讀者了。不過，前一種了解，常存於模糊的影子裏。因為作家的眼鏡總有顏色的，創造社的作家或許是灰白，左翼作家或許是淺紅，普魯作家或許是深紅，第三種人的作

家或許是昏黃的柳絲，要不先認清眼鏡的顏色，那末你先就沒有通過作家設置的兩扇反光玻璃門，你又何從窺見門後一切呢？第一種了解好像是比第二種了解重要些，不過要有第一種了解，還須從第二種上去尋找。時代通過作家意識，造成他眼鏡的顏色，作家戴着不同的眼鏡，分別表現時代的各方面。讀者必歸納一篇作品的中心，尋出它所表現的時代，進而窺見作者意識的主相，和作者眼鏡的顏色，以完成讀者的認識工作。此後讀者如果再有所思，那便涉入批評的園地了。哥德說：『批評困難，機會不長在，』——他暗示了人生意義乃在批評。批評確立人生的行徑，指示人生的路向，但是人生爲億萬刹那的總和，每一刹那都賜給我們批評人生的機會。機會愈多，我們辜負這機會的也愈多。所以要把捉這稍縱即逝的機會，抑卽一去不再來的機會，去估量在這一刹那間的生存的，確是樁難事了。然

而譯者却不敢放棄自身所兼有的讀者的任務，要想認識巴克夫人的內心，更想捉住這不長在的機會，嘗試批評的困難——批評兒子們所再現的人生的困難。於是我寫了下面一篇話。

三

兒子們的作者是位美國太太。他的丈夫巴克先生，聽說是金陵大學的農科主任。他們二位久住在中國，深切了解中國農村狀態。因東西風、青年革命、家福地以及兒子們而成了名作家的巴克夫人的眼鏡的顏色，是要依仿上述的程序，才好推測其大概。不過一般外國人用副白色眼鏡觀察中國人，這已是今日稍具智

識者所能直道其所以，因此巴克夫人的眼鏡問題，倒也不仿先此武斷一下子，因為在讀者這已成公開的祕密吧！

現在且說兒子們所表現的時代。所謂時代的內涵本是社會上層建築的總和，但是在小說裏，爲了反應之力端在對象的單純化，所以兒子們只道着中國社會的幾樁主相，便算表現了中國的某一時代。

據她描寫的中國的時代，還保持着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：老子要管兒子，兒子要管孫子，丈夫要管妻子，姨太太有時又可管丈夫。本來，管或是維持社會秩序所必需，所謂道德者，能夠幸免淪亡，全虧它的大力。但是大家現在所最不輕易放棄的自由、個性發揮一類的東西，都又因這一管，就被管得站不住；不過站不住的，一定要站得住，於是乎管和被管起了衝突，演成鬥爭的長篇傑作；終於把人不時

高舉着的一塊文明招牌，結實地打一拳，使它也站立不住了。

換句話，兒子們是代表中國現代的威權的多方作用。不過一個問題或許會接着就盤旋於我們的腦海裏——管既然有利又有弊，那末利是誰的？利？弊是誰的？弊？保持了弊保持着利，那利是否就是我們共享的利呢？翻完了兒子們，覺得這是在巴克夫人的中國觀裏，最爲當前的問題，縱使她未必這般想。

外國人管着中國人。在中國，他們的威風和我們的畏縮，都可不言而喻的。但是我們很多這樣想：風紀不墜，也就是因爲有人管理着我們，很像本書太平村裏的酒保，聽得中國已經多年沒有皇帝了，急得要死似地說：『那末，誰在管着我們呢？』不過，事實上管得住我們的人，却又被洋人管住了。這既是萬難否認的，所以推論起來，洋人就構成我們最高無上的統治層了。中國人雖然是世界上最最不

堪的一種人，但是中國人的生命畢竟還算是生命，中國人不能禁止着自己不愛自己的一條老命或一條小命。所以，歷來內戰，最近的九一八、一二八，以及將來的什麼『八』，中國人常不能不逃到洋人的名非實是的領土裏，受着他們的保護，也就是受着他們的治理。在愛國的名兒上，這治理固然也是萬分難堪的，但中國人的命畢竟保住了，雖然這保命之責，原屬中華民國代表民意的最高機關的。

然而，這許多成爲莫能否認的事實，在描寫當代中國的兒子們裏，却不曾被巴克夫人提到一個字。她只運用非常的氣力，描寫中國老子怎樣管兒子，兒子怎樣管孫子，丈夫怎樣管妻子，姨太太怎樣掉過頭來又能管丈夫。（軍隊的管制詳後）巴克夫人既有井然的系列，何以却把這最高一列——中國的太上皇，抹殺得乾乾淨淨呢？這理由，譯者不敢瞎猜想，不過，如果猜想的話，或是因爲巴克夫人

在中國住久了，和中國人有相當的感情，所以不能不顧到我們所素來尊重的面子之故吧！然而，也就是在此一層上，作者的眼鏡問題，已找到答案了。

現在，且遵守本書的範圍，撇開洋人，單說作者所描寫的中國的一個時代。

四

老虎的爸爸王龍，王龍的爸爸王老頭兒，站在王氏的血脈上，是不是一個聽從一個呢？王龍要進城領娶阿蘭了，還得抑制住自己心裏幾乎不能抑制的火，慢慢替王老頭兒做完清早的功課，才敢進城去。然而，讀者或許還沒有忘記王龍的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所以父輩、子輩以及子輩、孫輩間，在格的降升上，對於故日的依戀，和對於當前的希冀，把持，適足形成兩種對立的意識，其勢遂不能不衝突。歷史的大輪，常被衝突，矛盾所推動，於是一部王家史，也便以威權傳遞與衝突，為中心表演了。

五

現在且講兒子們的主人翁王老虎。他在本書裏，可算意志最強的一個。他的威權思想，深刻得驚人，他用時而強硬，時而溫和的手腕，實現他的意志，攫奪，和保持他的威權——他所表現的，已遠遠超過一般老子所需要——在戰爭的逐步進程中，戰爭雖有多種動機，擴大到爲了全人社會福利的都叫做戰爭，然而老虎

却除個人的目的外，便一無其他了。父家長制下，一個男子的威權是要擴大到非常驚人的地步的，老虎可以做爲很好的代表。他如此醉心於個人發展，他甚至急得說出這種駭人話：『王龍要是不早死，我可趕不上我的得意的日子了！』他估着豹的地位後，所日常惴惴的，只是這地位的消失，尤其是這地位的停而不進。他以爲澈底幹一下，只有永遠把捉他已搶得的一切——世上如果有萬壽無疆的老子，那固然是最好，不然也須退而思其次，那末，老子死後，老子的威權應由兒子負責保持着，使這隸屬於老子王老虎的一切威權，決不轉到兒子以外的人的手裏去。

因此兒子在他是必要的。他說：『誰的血會比兒子的血更要忠於任何的個人呢？』但是兒子不是從天而降的，所以老虎不能不借用女人了。在他眼裏，女人

的使命，就是替男人生下幾個忠心耿耿的兒子。

等到兒子養出來，老虎所以爲兒子，亦即所以爲自己的，可算無微不至。他對於兒子竟表現種種癡態，他要兒子永遠不脫他的勢力圈，於是他把兒子和兒子的母親隔離開，又和自己的女兒隔離開。他爲此，更把女兒送到學校裏，使兒子無從親近任何人，除了老子他自己。兒子小的時候，不能立刻担負老虎所假定的使命，於是老虎日在癡想，想兒子能夠一天長了好幾歲。兒子真地長大了，不久就要脫離他，老虎便又想兒子還是長得慢些好。他爲了兒子，實行他的誓師詞。他爲了兒子，更冒着絕大危險，槍斃那要求改良膳食的六代表。他爲了兒子，濃眉常鎖住。但是兒子除了兒子外，畢竟也還是個人，他也有他的意志，他更有形成威權觀念的權利，所以一朝南去，兒子就變節，穿了敵人的軍裝，回來見老子。向日如此當心

兒子的老子，竟收回一切溺愛，抽出豹的刀，要把兒子殺死了。他以前一度計畫着要讓兒子學出本領後，就做他的職位，他自己退隱了，却他的暮年。然而這畢竟是他的變態心理，在這抽刀的當口，一齊消滅了。老虎的矛盾是父、子間——從死下地下的王龍看來，便是子、孫間——威權衝突的一大表現。老虎以前是爲了持續自我威權，才愛兒子的，現在兒子既然不足以負軍閥的大業，甚且就在今生裏，都要和他對立起來了，他又何必再愛兒子呢？不過巴克夫人在最緊張的時候，忽地把筆尖轉向，使老虎到底下不了這毒手，只自己承認：『我太輕弱了，不配做軍閥。』然而作者至少已經暗示軍閥的代價——凡不能忍心殺兒子，便做不到真軍閥。但是事實上，軍閥是很多的，何嘗只活在中國，他們未必只限於宰殺骨肉而後成功，那末，巴克夫人當然是用着某種的 *Metaphor* 了。